

史記卷第九十四

田儋列傳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

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

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螻螻手則斬手螻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旣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廼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

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爲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

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乃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酈

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
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
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
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
王還擊嬰敗橫之軍於贏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
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
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
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漢因
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以彭越爲
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居海島中

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
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
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
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
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
從者敢搖動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
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
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
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
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

橫迺爲亾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旣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

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亾此兩人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亾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史記卷第九十四

史記卷第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三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尼戰碭東，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三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復常從從攻城陽，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

一傳四人各曰為軍法
而實是成一片
叙次戰功大畧同書於
周勃傳

樊鄴滕灌

史記卷九十五
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於扛里破之擊破趙
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
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
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
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犇
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敵
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攻武關至霸上
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
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
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夫

紀各上五繫商之地

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
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
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
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
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
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
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
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
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
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

張是日教語精神
倍味

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請讓項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滎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壞東卻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

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旣歿。漢王爲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栢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爲左丞相。

先詳次戰功於此後紀叙又始不敘

破得綦母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

先止叙其汗血功而到事較繁之後不以年月次也又休整潔

流涕几倍粗、齒、有布衣之憂有骨肉之悲不獨噲口語而三四反疾情詞俱竭至一訖字更鳴咽而長

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

史記傳 卷九十五
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
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爲武侯。子伉代
侯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
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屬
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旣立乃復封噲。他
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
謚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
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
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
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除。

此傳查用十一以字誤
班見眼目又是紀事
持態也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畧
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將卒四千
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
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
七縣。別將攻旬關。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
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將定北
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周類軍枸邑。蘇駟軍於泥陽。
賜食邑武成六千戶。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
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
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旣

已死漢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卻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

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其子寄字况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况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爲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况賣交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欒布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景帝怒下寄更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爲繆侯續酈氏

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
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
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
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
爲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獄覆嬰坐
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
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
日高祖爲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爲太僕從攻胡陵
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

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
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
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
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
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常奉車從
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公
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
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嬰爵
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
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

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弃之
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
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
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
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臧
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
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
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
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闕氏冒
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

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
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賜
所奪邑五百戶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郤敵益
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
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
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
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
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
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爲孝文
皇帝復爲太僕八歲卒謚爲文侯子夷侯竈立七年

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穎陰侯灌嬰者睢陽馭繒者也高帝之爲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擊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

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從擊破之攻下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爲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爲中

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一人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

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郟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郟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

鄧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爲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賴陰二千五百戶號曰賴陰侯

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岩石至平城爲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

史記傳 卷九十五
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
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
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
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
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
王自置爲將軍軍長安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
入誅不當爲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爲大
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
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旣誅
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

共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
戶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三歲太尉勃免相就國嬰
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
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
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
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
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後八
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
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

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
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史記卷第九十五

史記卷第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爲御史主柱
下方書有罪亾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
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
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
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
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爲常山守從淮陰
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
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

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爲職志周苛爲客從入關破秦

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亨周苛於是乃拜周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爲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歿事封爲高景侯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

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卽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旣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爲詭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竒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

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耶？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弃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

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旣行久之
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
熟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堯亦
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
江邑侯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
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爲不遣趙王於是高后
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
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旣徵
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歿
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歿後五歲高后聞御史

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
罪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任敖者故沛獄吏高
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
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
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
時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
大夫三歲免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高后崩不
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
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
卒張蒼爲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

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歿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

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爲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代爲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

爲隊率從擊黥布軍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爲丞相嘉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爲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歿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

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卽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

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塽垣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爲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塽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爲節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子侯更代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歿之後

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爲丞相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爲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姪姪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卒而有韋丞相代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
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
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
我卽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
歿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
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
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
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
皆令諸吏帶劔帶劔前奏事或有不帶劔者當入

奏事至乃借劔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丞
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
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
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
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迫
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
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椽陳
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
史以下皆坐歿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
歿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

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
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
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相明
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歿子顯嗣後坐
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
顯爲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賊免爲
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
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
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

代爲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守
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
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
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
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
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歿子嗣後爲列侯黃丞相
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
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卽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

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衛尉徙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爲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年病歿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

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拜爲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爲光祿勳居殿中爲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歿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卽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

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歿卽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甚衆也

史記卷第九十六

史記卷第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齟，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

史記傳
卷之七
一
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
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
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
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
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
公方偃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
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
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
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
無道秦不宜偃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

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
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
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
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
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
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
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
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
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
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

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

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廼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

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
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
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
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
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
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
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
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刻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
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
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

何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
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
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
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
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
廣以爲然廼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
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廼夜度兵平
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已廼曰汝
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日舉大事不
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

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
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
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
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
王取百斤金當弃市病歿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
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
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
他醜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
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帶欲以

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
失其政諸侯豪傑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
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
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
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
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
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
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
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
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

史記卷之七
五
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
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
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
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
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輦
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
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
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
中國何渠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
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

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臣
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
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
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
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
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
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
帝不憚而有慚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
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麤述
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

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
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
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
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
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
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
日而更所歿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
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呂太
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
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

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
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
食二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
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
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
下雖有變卽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
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
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
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
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

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卽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臯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

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歿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歿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歿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歿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歿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慚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

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驪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

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

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

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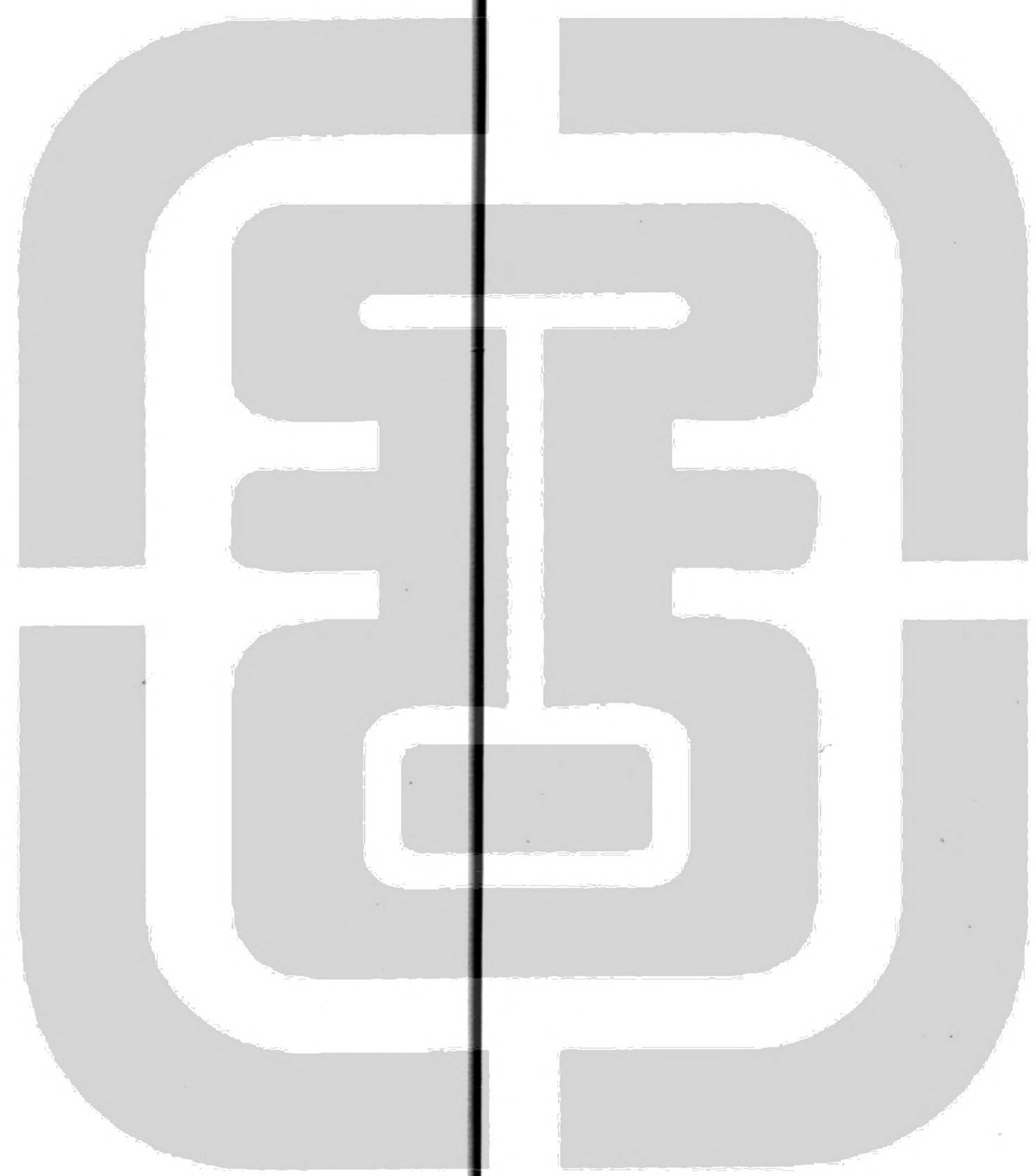
史記傳
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亾秦嬰城而堅守臣竊
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
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
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
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
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
是陳留人見令已歿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
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
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
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
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
弟今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
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史記卷第九十七

史記卷第九十七





程